

■ '93 深圳作家叢書 ■

TAOCHU CHU CHUANG de MOTER

逃出櫥窗的 模特兒

鬱 龍 著



海天出版社

(中國·深圳)

‘93 深圳作家聯誼



主 編：劉學強

副主編：胡經之 林雨純 楊作魁
何雲華 李 青 宋 城

序

李士非

这是郁茛调入深圳特区后几年时间里创作的一部短篇小说集。到一个陌生的环境这么短的时间,就有这么可观的创作成果,作者感受生活的能力和创作热情实在令人钦羡,何况这作家又是自己的朋友呢。

郁茛最起初以杂文引人注目。那时他是广州市一个区委宣传部的干部,思想比较敏锐,杂文自然有些锋芒。于是有人对号入座,免不了惹些麻烦。后来干脆改写小说,虽然仍是有感而发,锋芒并未削减,但小说毕竟长一些,复杂一些,某些喜欢对号入座的人,如果不是有人特别“告密”,就不一定找来看了。当然,看也无妨,巴不得地看呢,既然敢写,还怕看吗!

宣传干部“半路出家”写小说,又是从杂文转入小说,这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郁茛的作品属于“问题小说”这一类。“问题小说”不应当是一个贬义词。“问题”与形象也不是对立的。许多成功的作品证明了这一点。

小说创作是一种复杂的精神劳动,其苦无边,其乐无穷。看别人的佳作杰作,觉得很过瘾,自己提笔写来,却往往事与愿违。这是不少作家朋友都有过的体会。郁茛是个严肃的作家,他总是不满足于已经取得的成绩,总是追求新的水平。有追求就有收获。他认为自己过去的作品失之过实,个性不够鲜明,这本书就有所不同了。他仿佛找到了自己的个性和位置。看这些作品,有点儿讽刺,有点儿幽默,甚至有点儿荒诞,这就是今天的郁茛。他不会与别的作家混同起来了。“荒诞”往往引起某些人的不快,被斥为异端,其实在艺术创作上是个好东西。荒诞手法常常比写实

更深刻地揭露本质。《我为什么杀他》中的那演员做梦都想杀死她的“万能导演”，结果连“谋杀”本身也是“导演”出来的，够荒诞了，却入木三分地道出了生活中的某种真实。《匿地信》中的副市长，并非官僚主义者，可是他的下级又是老同学为了工作而写给他的信，他就是收不到，以至必须冒充他的表弟从北京寄信给他，才能到达他的手里，这也有点儿荒诞，却非常耐人寻味。“模特儿”居然能“逃出橱窗”，就更荒诞了，可是你看了就明白这个“模特儿”为什么非逃不可。

我们常常强调生活对于作家的重要性，这当然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问题在于如何观察生活、理解生活、提炼和表现生活。在有了生活的前提下，观念有时起决定作用。孔捷生写完《南方的岸》，说“海南知青的生活写完了”，可是当他明确了某些新的观念，再去烛照过去的生活，又写出了《大林莽》。我们正处在一个观念不断更新的时代，小说的观念也在更新之中。郁茏年届知天命，阅历丰富，生活的库存是厚实的，而且天天生活在日新月异的特区环境当中。这是他的优势。如今编完这本集子，他准备认真读些书，思考些问题，到各地走一走，开阔眼界，和同行们交流，以期有新的突破。我希望不久之后，能读到 he 更令人喜爱的新作。

一九八五年仲夏

目 录

序.....	李士非
经理三章	1
匿地信.....	11
相亲.....	20
市长买菜.....	27
年轻人的龙海湾.....	31
我为什么杀他.....	48
车到关前.....	57
一家之主.....	70
解聘.....	73
贵客临门.....	78
寇奋自荐.....	81
新楼里的邻居.....	85
演出成功.....	93
跳来跳去的女郎	103
逃出橱窗的模特儿	109
气球和棉花糖	131
美的沟通	135

医生与锦旗	145
特异的嗅觉	148
路旁的小店	154
棚屋为台风所破歌	157
误车	163
移狮	171
他到过那地方	180
民工宴	196
阿婆的小竹凳	203
相见恨早	207
照猫画虎	211
夜色朦胧	215
在旅途中	219
邂逅无言	222
尴尬	245



经 理 三 章

经理走进文学画廊，不知自何日始；也不知是那位作家开的先例，但知近来写经理的文章日见其多。作者所在的经济特区，经理满街走，低头不见，抬头见，朋友中便有几位是经理的，于是也来凑凑热闹。

陈 经 理

八辆有空调的豪华大客车，停在公司门外的马路上，摆成一字长蛇阵。公司的职工和他们的家属，穿红着绿，拖男带女，拥挤在公司大院，等候分拨上车。人人脸上都带着兴高采烈的表情；孩子们更是跃跃欲试，急不可耐。陈经理象一位胜券在握的指挥员，在客车与即将起程的旅客之间奔忙，脸上的汗珠，洋洋自得地往下淌着。他走到哪里，人们都用微笑迎着他。他感觉到人们投向他的目光，有感激、有赞赏、有钦佩。这正是他向往已久的。他被深深感动了。眼眶里潮乎乎的。五十多岁的人了，在和职工的关系中，他第一次动了感情。作为公司经理，他感到对不住大家：关心不够，抓得太紧，抠得太死。可是有什么办法呢？公司业务不景气，哪能和人家大把赚钱的单位比。不过这一次他豁出来了。反正……

“出发！”待人们各就各位后，陈经理一挥手，就象指挥部队战略转移一样，果断、威严、信心百倍。

车队徐徐启动，依次上路。八辆豪华大客车，行驶在宽阔的大道上，颇有一番气派！

每辆汽车上，都装满了欢声笑语。

有多长时间没经过这里了？一个月吧，也许还不到。可是却好象隔了一年半载，上步区的深南中路北，又冒出一片新的标准厂房；路两旁的高层楼宇，象那水饱肥足的甘蔗，越拔越高。三溜并行的安全岛上，花红树绿。建设上得真快！城市也越来越美了。可是我们的公司却没有多大起色，两年了，还在原地转圈圈，有点象老驴拉磨。上面不满意，下面也有怨言，好象一切责任都在我身上：是我无能，是我没尽力！好吧，那就给这盘磨装上台马达吧，我这条老驴，你们爱往哪儿栓，就往哪儿栓好啦！

陈经理默默想着心事，已无心观赏窗外的景色。这时前面座上传来低语声：

“陈经理一向小手小脚，小家子器，这次没想到他会这么大方，去过一次香港，就是不一样。”

“是呀，每人发两套西装一套音响，今天又组织大家旅游，深圳湾大酒店让我们公司包了，过山车、电子游戏、海滨泳场任我们玩，中午吃饭还不收钱，真有点大公司经理的派头。”

“还不是慷公家之慨！据我所知，公司这一向并没有赚钱，这样搞法，挖了窟窿，将来还不是大家去填！”

“我看他要不是神经出了毛病，一定另有原因。”

“你们没看今天的《深圳特区报》吗，我们公司要招聘经理哩。”

“拿来看看—— 哗，还是头版头条哩。”

一阵沉默。

“原来如此！我早说过，姓陈的只能当个生产队长。哼，下台也下得没有风度！”

公司里有几个调皮捣蛋的，常爱给陈经理出难题。没想到这次用了点小小的心计，又被他们识破了。陈经理象被人赃俱获地当场抓住的小偷，只觉得脸上热辣辣的。但他又想，报纸都登了消息，自己的预料果然不错。两年来，在生意上的预测，从来没有象这次这样准确过。真不明白是什么道理。

深圳湾大酒店就在眼前了，车上的欢声笑语却已淡下去，仿佛他们游兴在路途的颠簸声中消耗完了。其他车上的人们是不是也这样呢？陈经理很想知道，但又怕知道。出发前的那种信心和得意已荡然无存，他已没有勇气再去博取职工们的赞赏和感激，他甚至害怕面对职工们和他们家属向他带着敬意的微笑。他对秘书说：

“你去招呼大家玩吧，我很累，想休息一下。”

辛 经 理

面包车来到铁路口，被一条黑白相间的斑马纹横杆拦住了，没多一会儿，后面的车便排了一条长龙。铁路对面也是同样的横杆，横杆的后面也是同样的一字长蛇阵。一位四十多岁皮肤黝黑的工人师傅，手握红绿旗，口含哨子，站在铁路中间发号施令。真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可偏偏有几个勇敢的行人和骑自行车者，瞅准机会便从横杆下钻过来、窜过去，根本不理睬道口工人的吆喝。特区的路是宽敞的，可惜立体交叉太少了，常常在交叉路口因为避行人和等火车，而发生交通堵塞。

小辛坐在面包车里，正在想心事，他不知车已停下，为什么停下。旁边坐着他的姐夫，现任公司副经理老唐。小辛因为就一个人，暂时吃住在姐姐家里。

“你早就有点跃跃欲试。这我看得出来。”老唐开始说话，“你嫌陈经理那种干法是小打小闹；不赔不赚、不死不活，是使人憋闷得慌。是守摊摊、混日子。我同意你的看法。在形势发展瞬息万变的特区，没有新路子，没有新措施，没有新发展，就只有完蛋。我们公司的形势确实不妙。我也一直为老陈着急。可我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你说你不忍心看着这里为数不多的国家企业断送在鼠目寸光的人手里。要是有人让你把这副担子挑起来，你会毫不犹豫地挺身而出。我不认为你有什么野心，但你刚出来

工作，出言太狂，锋芒太露，所以我劝过你。现在我还是要劝你，虽然发表了公司招聘经理的消息，门外贴了大红榜，来应聘的也不少，有本公司的，也有外单位的；但你不要去凑那个热闹。公司这台戏不是好唱的。”

小辛坐低了一点，从衣袋里掏出一副太阳眼镜戴上，没有答话。

“我知道你早就想当一个企业家。要不然上大学填志愿你不会填‘企业管理系’。”老唐又说。“你来公司一年多，对公司的业务活动一直很关注，收集了很多资料。你是个有心人。你说你是一位随时准备上场的候补球员，看着场上队友失球，不仅仅是惋惜，而是设想如果自己在场上应当怎样处理那个球。有这种上进心当然好的。你曾经和我谈过，你对公司业务发展的很多设想。我欣赏你的勤于思考。但事情并不象你想象的那么容易。你也估计到成功和失败的可能性都存在，你说你不幻想一定成功，也不害怕惨遭失败。这无疑是正确的态度。成功可以取得经验，失败可以取得教训，你才二十五岁，我不怀疑你多积累点经验教训后，一定能当个好经理。但要循序渐进，先易后难。有人把经理看做一个权位，有人说好听些，说经理仅仅是推动事业的一个较为有利的位置。不管怎么说吧，经理是公司所有矛盾的集中点，企业的成败寄于一身。我虽然没上过大学，可也干了二十多年企业，当个把经理都感到力不从心，准备趁这次改革顺风收。何况你这么年轻。你姐姐也不主张你去冒险。”

一列广州到深圳的列车拉着响笛，呼啸而过，震得大地一阵颤抖。一声哨响，铁路两边的斑马纹横杆徐徐立起，两边的车队开始蠕动。行人和骑自行车的，争先恐后往对面涌。面包车过了铁路。

小辛没有回答姐夫的话。这几天来他一直在想着这个问题。他是下了决心要应聘的，只是还没有找到打开公司局面的钥匙，暂时按兵不动。公司的问题实在太多了，特别是近两个月来，陈

经理大搞福利主义，发钱发物发到有的职工都不敢领了。亏空肯定不会少，往后资金周转将是大问题。陈经理还一窝蜂式地调进许多人来，那些人大部分用不上；但他们不是与公司的干部有这样那样的关系，就是在上级部门里有各种各样的背景。面对一大堆问题，小辛不知从哪里下手，怎么好贸然去揭榜呢。

小辛去公司，公司的同事私下拉住他问：“你为什么不应聘？”

“你看我行吗？”他笑着反问。

“怎么不行！你是正牌科班出身，又年轻能干，我们公司就你们培训部赚钱。别的公司还给培训部贴钱。大家都希望你来干，你就干嘛。”

小辛被感动了，便说：“培训部单纯，好搞，公司摊子这么大，我怕干不来。”

同事们便鼓励他，还如此这般地给他献计献策。他听得很认真。有的意见他认为是可行的，有的意见虽然行不通，却反映了群众的某种意向，对他有所启发。他感到一种迷人的诱惑力。

他回到培训部，培训部的同事也怂恿他：“你应当去应聘。”

小辛谦逊地笑笑：“公司里能人有的是，什么时候轮到的啊。”

“能人也得有人会用，才能把能人的能耐发挥出来。”

小辛觉得这话说到了点子上了，便试探地问：“你们说，当经理的，应当怎样用人呢？”

于是同事们俨然把他当成了经理，给他出起主意来：要有铁腕手段，要大刀阔斧，要敢于破格，还要有点人情味……

小辛感到信心更强了。他想，看来渴望改革是人心所向，关键是要有人敢地出来接受这个挑战，而且要找好适当的突破口……

“你怎么不说话？”老唐操操他。

“我在想，”小辛说，“如果我当了经理，该怎样治理公司这个

烂摊子。”

老唐摇摇头，叹口气说：

“真拿你没办法。好吧，你实在要干，我也没法拦你。看来我只好舍命陪君子了。这样吧，你如果真的当了经理，我还当你的副经理；我们两个拍档，我尽量帮助你。不过得想办法说服你姐姐。”

小辛望望姐夫，姐夫脸上一副无可奈何的神情。他心里一阵感激，一阵悲凉。姐夫为人厚道，对谁都那么谦恭友善，和谁都能合作得很好，可是对谁都不可能有多大帮助。公司里象这样的干部还不少哩。

汽车仿佛向后仰了一下，小辛顺势抬了下头，前面来到一个路口。这里新建了一座立体交叉桥，共有四层：东西南北来的车，不论向哪个方向行驶，都能按规定的路线通行，互不阻碍。小辛忽然想到，一位好的经理，应当是一位立体交叉的设计师，而不应象铁路口那位手握旗子、口含哨子的师傅那样，只知道时不时把车辆和行人拦在铁路两边。

车到家了，小辛跳下车来，他感到一阵轻松。

小辛应聘了，民意测验他得票最多，当众答辩，上下对他反映也最好，他终于被推上经理岗位。

辛经理上任，公司乱了一个月。他把上下左右的人得罪了不少，于是骂声四起。一心想扶他一把的老唐，虽然民意测验得票仅少于他，小辛却没让他进阁。看到小辛把公司越治越乱，他只能无可奈何地直摇头。

然而，公司这条几乎搁浅的船，终于开始离开浅滩，逐渐加大马力，向广阔的大海驶去。

高 经 理

报告尚未开始，会堂里早已人头涌涌，黑压压一片，座无虚

席。

今天的报告会,据说是请全市改革和经济效益都很突出的两家公司的经理介绍经验。这本是全市三级干部会议的一个插曲。经过三天的务虚,要开始接触实质性的问题了。大会主持人早有筹划,在这个时候插上一扬擂台式的报告会,可见他用心的周到。

这两家公司不仅在深圳,就是在全国也算得上尖儿顶儿的角色,报纸、电台和电视台作过不少宣传,来特区参观的客人,也总是首先被带到这两家公司。两家公司的经理早已成了风流人物;露了不少脸。不过要问哪家公司更强一些,谁也说不上来,似乎是各有千秋。正因此,两家公司早已在暗暗竞赛,谁也不肯认第二。今天两家公司的经理同台作报告,可以想象具有多大的戏剧性。

会议原没有这么多人,看来不是有意扩大了范围,便是无意走漏了消息。

首先登台的是郝经理,三十多岁,一副老练成熟的样子。他高视阔步直奔讲台,给人一种成竹在胸,胜券在握的印象;仿佛是一位走上领奖台的运动员,毫不怀疑很快就有一位有名望的人物给他脖子上挂金牌。

听众似乎都熟悉他,一宣布他的名字,便报以热烈的掌声。此刻他站在讲台上,扫视着他的听众,他发现所有的人都屏息注视着他,以一种会心的微笑向着他。这更增强了他的自信。

静候片刻他便开始讲话。他没有讲稿,但他口才很好,有条有理。他讲了这两年来他领导公司所作的十大改革,发生的十大变化,取得十条经验。整个讲话三十分钟,平均每分钟讲一项改革或者一个变化或者一条经验。他没有喝水,没有咳嗽,没有卡壳,一气呵成。摄影记者窜来窜去,闪光灯时明时灭,电视摄像机一会儿从这个角度,一会儿从那个角度对着他,他丝毫不受干扰。简直就是一次完美的艺术表演。

当他说完“谢谢”，带着微笑潇洒地鞠躬的时候，会场静极了。待他抬起头来，会场立即响起暴风雨般的掌声。

郝经理的报告无疑是成功的。这就无形中给接着作报告的人，造成了一种心理上的压力。

接着报告的是高经理。他还没登台，会场上出现的轻微的骚动。那是在宣布他的名字以后，人们似乎对接受这样一位经理作报告，缺少思想准备，而对他们期望的那位经理没有出现感到茫然。于是主持人只好出面说明，说辛经理到香港考察去了，没有参加三级干部会议，今天由新任的高副经理代替他介绍经验。既然这样，也只好姑且听听。出于礼貌。听众懒洋洋地拍了几下巴掌。

高经理是个年轻人，二十三、四岁的样子，他迈着细碎的脚步，匆匆走向讲台。他站在讲台上使人感到有点不协调。细高个，清瘦，戴一副银边近视眼镜，斯斯文文的，人们不管怎么善于遐想，也无法把他和一家全国有名的大公司的经理联系起来。他很拘谨，深深向全场听众鞠了一躬之后，便目视着台上的讲稿，再也没有抬抬眼皮望望听众。讲话前他下意识地干咳了几声，用舌头舔舔嘴唇。那种不知所措的样子，有如一位顽皮的学生面对众多严厉的面试的考官。

他没有先声夺人的本事，缺少抓人的艺术魅力，说话的声音也不高，很难集中听众的注意力。开始是少数人交头接耳窃窃私议，接着使响起一片嗡嗡之声；不断有人上厕所或到走廊去抽烟；那些摄影记者和摄像师们也打不起精神来，懒洋洋地坐在前排打瞌睡。会议主持人几次提醒大家注意秩序，不要开小会，也没多大效果。

他的讲话几乎是一字一句地照着讲稿念的，他说：“我们公司原来是个烂摊子，辛经理接手后，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第一年改变面貌，第二年便跃进到先进行列。但是作为一个社会主义企业，要有新的突破，要争取新的发展，我们感到还存在很多

问题，主要有下面十个方面的问题……”

不知什么时候开始，会场逐渐静了下来，大家不约而同地专注着讲台，有的人还睁大了惊愕的眼睛。但时间不长，又出现了那种嗡嗡的声浪，而且比刚才更加嘈杂了：“这也叫介绍经验？”

“哼，那么轻描淡写的，‘第一年改变面貌，第二跃进先进行列。’一点具体内容也没有。”

“这就叫抽象肯定，具体否定。”

“抹煞小辛的成绩，突出自己高明，这小子没安好心。”

“现在改革时髦，口里唱着改革高调，心里怀着鬼胎的人，哪里都有那么个把。小辛怎么选这么个人当副手，我看他的麻烦少不了。”

“他谈的这些问题都是实事求是的，还列了详实的资料数据。我看他是有心人。”

“……”

谁也没有料到高经理的发言会引起那么热烈的反响。讲台上已经没有人了，台下的议论声却久久没有止息。

后排有人站起来带头鼓掌。出于习惯，人们附和了几下。有人发现，带头鼓掌的正是大家熟悉的辛经理，于是又响起了一片掌声，而且比刚才要热烈得多。

晚饭桌上，已经不在其位的姐夫老唐，还在为小辛不平：

“小高那样讲，是有意贬低你来抬高他自己嘛。他有没有和你商量过？”

“我刚回来，没来得及，我看他说得不错嘛。”

“还不错哩，”姐夫直摇头。人家让我们公司介绍经验，这是给我们的一种荣誉。可是他却别出心裁，故作惊人之举，完全是为了个人出风头。”

“我不这么看。”辛经理反驳说。“我们的那点成绩和经验，别人已经为我们宣传得不少了，我们听了都有点脸红，怎么好自己去吹呢。小高没把眼睛盯住过去，而是着眼于今后，连我也没有

想到。难得有那么多领导和兄弟单位的头头听我们的发言。借这个机会把我们的问题摆一摆，我们解决这些问题时，好得到多方面的支持和帮助嘛。这正是小高高明的地方。”

“这么说，你该把经理让给他来当。”

“我是准备辞职，推荐小高担任经理职务，论气质和素养，他比我更适合。”

老唐说的是句气话，没想到小辛已有此打算，他又心痛又气愤，一点胃口也没有了，早早地离开了饭桌。

姐姐望望弟弟，无声地摇了摇头。

公司在高经理主持下，果然又有了新的发展。



匿地信

罗辉骑着自行车从市府回家。天下着毛毛雨。他感到车子特别重，蹬起来很费劲。不断有些穿各色尼龙风衣的年轻人，车子蹬得象风火轮似的，从他身旁超过。而他那件硬梆梆的塑料自行车雨衣，雨帽过大，老是滑下来遮眼，弄得他手忙脚乱。雨水滴在眼镜上，前面的视线一片模糊。毕竟是过了五十的人，在这样的天气蹬车赶路，真有点吃不消。

这是一座新兴的城市，宽敞笔直的大道，如同一条条浩浩大江，街头接尾的车辆，就象那奔腾不息的江水。罗辉感到自己正如那漂流在江沿的一片树叶，随时有被冲上岸去的可能。

为了引进一台国际上至今最先进的设备，他在这样的风雨路上奔波了三个多月。要是别的部门，这只不过小事一桩，早就解决了。可是他从事的是项既不能赚钱，又不能扬名的事业。引进外资吧，这种无利可图的事，人家不感兴趣；请人赞助吧，又不象建学校、修医院、架桥铺路那样深得人心，人家没有热情。然而，对于一个社会主义新城来说，他从事的又是项十分重要的事业。于是只好请政府拨款。

伸手要钱并不是一件惬意的事。报告打到公司，公司说要局里批；报告递到局里，局里说要部里批；报告呈到部里，部里说要主管副市长洛钧批。这期间他到公司、局和部里催过好多次。人家不烦，他也觉得有些不好意思了。

也许洛钧同志太忙，还没顾得上看那份报告吧。他有时这样想。也许洛钧同志还没有下定决心吧。新兴城市，许多事业必须从零开始，需要用钱的地方是很多的。不当家不知柴米贵。领导要统筹全局，很不容易哩。